

學校名稱：私立曉明女中  
年 級：二年級  
班 級：甲  
科 別：  
名 次：特優  
作 者：李孟儒  
參賽標題：窺探青年情感世界  
書籍 ISBN：9579027781  
中文書名：孽子  
原文書名：孽子  
書籍作者：白先勇  
出版單位：允晨文化  
出版年月：1990 年 3 月  
版 次：增訂一版

### 一、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：

白先勇是抗戰名將白崇禧的幼子，從小體弱，不得父親歡心。他的筆觸悲憫下有情，多刻劃時代的變革與滄桑，今非昔比的無奈。歐陽子認為白先勇的作品包含三大主題「今昔之比」、「靈肉之爭」和「生死之謎」。

主角李青在被父親趕出家門後，把新公園蓮花池附近土地視為王國，與同路人藏身其中，拖著年輕而飽脹慾望的身體，滿懷寂寞追逐著醉人的愛和慾望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母親離家、弟弟死去、「安樂鄉」倒閉，使他的個性日趨溫和成熟。

### 二、內容摘錄：

張先生剛跨了進來，他穿了一套很體面天藍色沙市井的夏天西裝，頭髮抵的一絲不苟，下巴剃得鐵青，他右邊嘴角拖著的那一道深紋，在紅豔豔綠森森的燈光下，如同一條陰暗的刀痕，斜橫在那裡，好像一逕在兇殘的微笑着似的。（p.111）

多少年來，我完全失去了記憶，失去了知覺。可是那一刻，那一刻我好像觸了高壓電一般，猛地一震，心中掀起一陣劇痛，痛得我眼前一黑，直冒金星。我抓起那個孩子一雙冰涼的手，握在掌中，拚命揉搓。我跪倒在他面前，把他那雙又髒又溼裡滿了雪泥的靴子脫掉，捧起那雙凍僵骯髒的腳，摟進懷裡，將面腮抵住他的腳背，來回摩擦，一直撫弄到他那雙凍僵的腳溫暖了為止。（p.117）

### 三、我的觀點：

《孽子》的敘述方式不是有順序的平鋪直敘，而是在一個大的世界觀下，用一篇篇故事細節拼湊完整。如同現代文學派所認同的「意識流」，雖故事內容並非一脈相承，但在相同敘事骨幹下，以不偏離故事核心的概念逐漸拼貼故

事。

同志議題是真實存在的爭論，那些在刺眼陽光下舞動的彩虹旗，盛大歡騰如慶典的遊行抗議，是人們習以為常，卻膩的厭煩；從不在經過時瞧上一眼，更多的只是佇足一笑。社會於是提出譴責：「愛是人權！」「婚姻平等！」「停止異性戀霸權！」打開社群，斗大的標題彼此對立、威脅，張牙舞爪的相互詆毀攻擊，直到你死我亡。時不時的聳動標題和誇張的排斥使我窒息，想關注的心被抹煞，只剩下一籬筐的煩惡和一抹感嘆，一雙莫可奈何的手。

直到讀完《孽子》，突然知覺世界的澄清。有血有肉的角色，殘缺孤高、呆頭笨腦、可愛歹命……這些彷彿聽得見彼此氣息的人們，不正生活在你我左右嗎？他們不怨、不評論、不定義、不血口噴人，只穩妥自己的生活，專注於自己的興趣，追逐夢想即使跌倒。毫無保留地愛人，也毫無保留地去恨。這些比你我更血肉真實的人們翻轉我對寫作及同志議題的定義，老曾經叱咤的衰老肉體，年輕滑溜的桃花眼，及灰濛四方眼的兇殘微笑，縫補故事，也縫補缺陷。把這世界太多批評怒罵，紅了眼的偏激收攏在隙縫中，露出的花色是給人看、給人品味、細心鑽研的。

前些日子，我遇到一位朋友，他的眼角吊了淚珠，眼眶紅著，平時飛揚的鳳眼了無生氣的向下低垂，開口：「我只是平凡人，追求與常人相同的愛罷了！」那清淡卻充盈寂寞的口吻，使我猛然想起一段描述：「我們共同擁有的，是一具具讓慾望焚煉得痛不可當的軀體，一顆顆寂寞的發狂發瘋的心。」（p.26）如同年輕發狠的獵犬，在疏淡的月光下，如夢遊患者般追逐著獵物，軀體與軀體纏繞扭攪，愛與慾的傷口正隱隱發疼。書中的年輕人，是一隻隻青春鳥，在崎嶇的道路上前進，碰撞了、傷著了，也癒合為更新的個體，在 60 年代的街頭不斷更新、穩定；直到下一批的雛鳥落地。我沒法子安慰他，假意關懷更令人作嘔，只輕拍對方的肩：「繼續愛吧！恨吧！如果你正赤腳踩在碎玻璃上，那麼愛就是救贖，慾望就是前進的動力。」

主角李青最終是「從良」了，找上台北的酒店擔任酒保。從血氣方剛，滿身慾望的逃家少年，回首那時迫在身後的老父還拿了從軍時的生鏽槍叫喊；與同路人在「王國」內聚集，嘻嘻哈哈地用肉體掙財，風光標致；直到時常關心「王國」內孩子的傅老爺子過世，披白麻替他送行。像是望著主角成長，那些羽翼未豐的雛鳥，在經歷所有不得不有後，如爬蟲蛻皮的漸長，那盈滿慾望本能的身子被稀釋，理性和心理富足取而代之。故事尾聲時他年少衝勁消失了，淬鍊為純美的沉著與同理。

現在的我們，也帶了青春鳥兒的野勁，用力愛恨，不畏旁人耳目，或許衝撞世界的傷，遲早能用時間癒合。又或許在一個清冷的夜，當不再年輕的人們憶起往事，浮現腦中，是那抹狂妄的眸，以及為愛發疼的軀體。

#### 四、討論議題：

面對家人的冷漠，你選擇在陌生人群中尋找溫暖，或回到家中改善與家人

的關係？